施公案（三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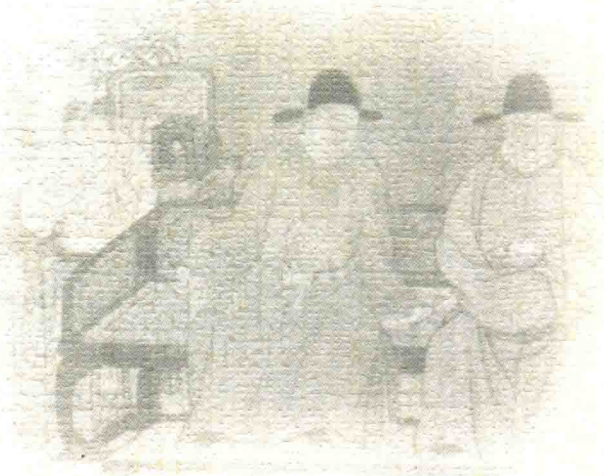
SHI GONG AN

·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·

典藏精品

清·佚名 编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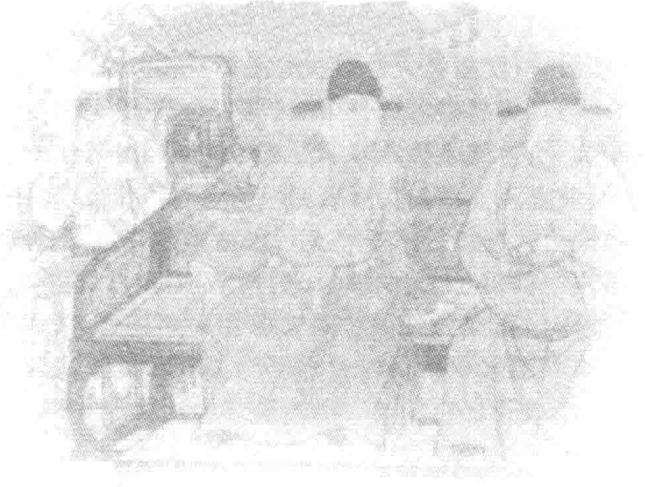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，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颅不见，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去禀县主，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，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，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，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，说着，将呈词递上，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，施公静心细阅，上写，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弄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广行善事……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施公案

清·佚名 编撰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一五四回　黄带子庄头说情　恶阎王罗四正法

话说施公将原告叫上堂来，正要问话，好与罗似虎对质，忽见青衣上堂打千儿说："回大人，有一位宗亲黄带子，同一个皇粮庄头，现在衙门外，口称有机密事，要见大人。"贤臣沉吟半晌说："叫他们进来。"青衣回身而去。不多时只见外面走进两个人来。施公闪目留神：一个头戴貂帽，红帽缨一色鲜明，灰鼠皮袄蓝缎子面，年纪有四旬；一个川鼠皮袄，川鼠外褂，青缎吊面，外面罩着合衫大呢面，头戴海龙皮帽，足登缎靴。身后四个跟人，皆彪形大汉，长的凶恶，手中拿着包袱坐褥。且说众官役见黄带子与何三太前来，算着必与罗似虎、石八讲情。且说施公见他二人走进堂口，因是皇上宗亲，不好意思不理，只得把屁股欠了一欠，勉强笑说："请坐。"黄带子与黄粮庄头哈腰说："岂敢，我二人久仰钦差大名，幸大驾光临，我二人特来拜望。"贤臣答言："好说好说。"吩咐看两座儿。青衣连忙拿了两张椅子，放在公案左边。黄带子与庄头两人告坐，家下人把坐褥铺下，二人归座，眼望施公，口尊："大人，我们一来拜望，二来还求一件事情，奉恳大人赏脸。"施公明知故问说："不知所为何事？"黄带子满脸赔笑，口尊："大人，我们特为罗姓那件小事，还有穷家儿石姓一人，都被大人带到衙中。他们向日忠厚老实。罗姓虽然豪富，并不自大，纵有不到之处，还望大人容纳一二。他令兄，大略大人也知道，现在是千岁宫的首领儿。"贤臣听罢，不由鼻间冷笑，也不生气，说："哦，我当什么大事？原来为罗似虎之事。那可有多大事情，何用二位亲自来？只差人告诉本院，瞧着尊驾也不能不放。少不得本院当着二位略问一问，再放不迟。"黄带子与庄头信以为真，笑着说："怪不得我等向来闻听老大人很圣明，今日看来，名不虚传。多承大人赏脸，我们真正感情。"施公回言："岂敢岂敢。请问宗亲现在哪衙门当差？"黄带子说："不怕阁下见笑，在下

是个闲散之人。提起来，大人料也认得，现在古北口作将军的伊公爷，就是我哥哥；刑部正堂八大人，那是我侄子。”施公闻听，口里哈哈啊啊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请问这位贵姓？”庄头回言：“不敢，贱姓何，我乃八王爷府庄头。”

施公暗想：少不得叫原告对证。吩咐：“原告快讲实情，但有半句虚言，本爵法不宽贷。”众民一齐叩首，这个说：“罗似虎霸占我地，反与他纳租。”那个说：“硬讹小民家产，私立保人文契。”这个说：“我父惹了他，被他打死。”那个说：“小的儿子才交十四岁，抢到他家作奴。”又有举人口称：“治晚回大人，罗似虎硬赖我杨隆、杨兴二表弟该他二百两银子，差人把二人拿去；又派家人把表妹抢到他家作妾。治晚在本州官台下投状，无奈本州受贿，不准状词。”大人听了，冲天大怒，叫：“青衣与我快动手！”青衣答应，一齐动手。黄带子及庄头见收拾罗似虎，心中不悦，站起身来，叫声：“施大人，你错咧！方才你应下我二人的情分，说不过是略问他一问，便放他回家，如何这会子就要动刑？这不是给我二人没脸面？你以为是钦差可威吓别人，你宗亲爷可不怕！”施公一听这些话，把脸气黄了，一声大喝：“咳！好个不知道理的人，连王法全无了。来人，快将这两狂徒撵出去！”黄天霸、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慌忙奔了黄带子、庄头。二人手下有四个家丁，才要拦挡，被王殿臣、郭起凤推住。天霸、小西二人上前，就把黄带子、庄头如掐小鸡的一样，撵出衙门不表。

且说钦差又复审问恶棍，恶棍还是不招；又夹了两夹，打了三十大板，这才招了。大人知恶棍走眼甚大，恐迟则生变，忙写折子差施安星夜上京奏事不表。且说钦差才要审问杆上的石八与六和尚，只见州官上前回话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在上，卑职验得恶棍的家口，内有一男一女，乃是被人用刀砍死的。又有一个妇人的尸首，令稳婆验了，十指发青是实，别处无伤。”施公一听，咬牙切齿的骂道：“如此恶棍，就是杀了还便宜他！”又吩咐州官快把杨兴兄弟二人提来问供。州官答应。不多时，二人提到，跪在堂上。钦差叫声：“杨隆、杨兴该欠罗姓多少银两？快对本院实讲。”二人见问，磕头碰地，口尊：“青天大人，小的实是冤枉。只因小人有个妹子出嫁

半年，妹夫死了，令他改嫁不允，情愿守节。妹夫周年，妹子上坟祭扫，不料路遇罗似虎。他看见妹子姿容，托媒说亲。妹子不肯改志。似虎硬说该他二百银子，假立借字，立逼要银，如无银子，就将妹子抢去折银。小人不应，硬叫家奴把兄弟打伤，送到州衙。州官不问情由，屈打成招，将我兄弟二人收入监中。又将妹子抢到罗家，至今不知死活。倘若有半句虚言，小人情甘认罪。"说罢，眼泪汪汪，不住叩头。钦差听了杨隆兄弟之言，与所访一点不错，且与从前梦境相符，扭头叫声："州官呢？"州官连忙跪下。钦差在上，冲冲大怒说："你既作皇家五品官，乃是民之父母，理应在地方教化，除暴安良，才是正理。可恨你这个狗官，趋炎附势，受贿贪赃，不问子民冤枉，身该何罪？"州官吓得咕咚咕咚不住叩头，口尊："大人，卑职该死，求大人开恩。"钦差说："你且起去，候皇上旨意到来再说。"知州起去。时已天晚，钦差吩咐把罗似虎、石八、六和尚、乔四等收监，仍把杨姓兄弟暂收。大人把诸事办完，上轿回驿馆安歇不提。

到了第三日，老爷吩咐到州衙理事。登时上轿，到了州衙，下轿升堂。将要审问众犯，忽报旨意来到，连忙离坐，率领众官迎接。太监说道："此乃千岁爷王命。"钦差闻听说："很好很好，下官也要听二千岁爷谕旨，所为何事？"太监忙把王命打开，从头至尾，念了一遍；又从怀中掏出书信，口尊："大人过目。"钦差拆开细看，认得是施老太爷字迹，瞧了瞧，也不过是叫放罗似虎，与千岁旨上一样话。施公看罢，叫声："太府，论理，这两封书都该遵，不遵王命为不忠；不遵父命为不孝。但是一件，施某已经差人奏事去了，须听皇上旨意，怎样发落。"太监一听，急得拍手顿足，叫声："施大人，气杀我咧！我临来，千岁爷再三嘱咐：今日务必同罗似虎进京。我要无人带去，就要我的命；只因十五日千岁要引见罗似虎补刑部员外郎缺。施大人你想，那是千岁的保举，皇上已经记名，明日引见，若无此人，别说千岁爷有处分，连大人也有些不便。"钦差说："太府不必着急，略等一等皇上旨意，再作商议。"正讲话间，忽听外面说："闪开闪开，这是京里旨意到了。"但见一匹马直奔堂口。施公忙出座位，走下堂来，见那马匹浑身是汗，施安在上骑着，背后斜背着黄包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袱。他见施公同众官俱在堂下站立，便高声叫道："皇上旨意到了！请爷快来接旨。"施公忙走几步，来至马前，双膝跪下，说："奴才施不全接旨。"施安忙把背的黄包袱解下来，双手高擎，往下一递。施公双手捧定，众官跟着，齐到公堂。施安这才下马。施公把旨意供在居中公案之上，带领众官行三跪九叩首。礼毕平身，自己宣读圣旨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尔施仕伦奏罗似虎万恶滔天，苦害良民。前者二千岁与朕保举似虎升官，若非卿奏明，朕几误用恶党。二千岁当罚俸一年，全革去对子马。爱卿又奏恶奴乔四助恶行凶，与恶棍罗似虎均按律定罪，就地正法。又奏杆上石八等，素行不法，劫夺犯人，按律拟罪。六和尚，河间府知府任宗尧业经奏过，是久犯盗寇，前有几件命案，四处查拿，并未拿获，今既出家，仍复为恶不悛，着即就地正法。宫内王首领，念其年老，侍奉皇宫日久，姑开恩赦罪。千岁宫罗首领，念其在京，伊弟在家不法，不加警戒，亦宽恩免罪。罗似虎恃家豪富，武断乡曲，鱼肉乡民，当抄家悉充赈济饥民；朕另派员查抄。爱卿查拿赃官污吏，进京另有升赏，暂赏尔父一年俸银。黄天霸、关小西屡次涉险，擒贼有功，候进京，朕加封官职。钦此。

圣诏读罢，众官叩首。千岁宫太监听的明白，哪里还敢多言？出衙回京不表。且说施公遵旨，把杆上石八等三人，发西安府军罪三年，立将罗似虎、乔四、六和尚杀剐，在景州与民雪恨。又将杨隆、杨兴放出。老爷念他二人无辜遭屈，将罗似虎家财内，赏他二百银子，以为养伤之资。又念他妹子贞节，赐"节烈留芳"匾一面，自捐俸银二百，交给杨隆，以为旌表葬埋之助。诸事办毕，吩咐打轿，立刻起身进京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五回　商家林费玉鸣冤　河间府施公接状

话说施公起身回京。一日走到一处，在轿内隔着玻璃一瞧，见路中人迹寂灭，不象别处道上，行人过客往来不绝。忽又远望前面一阵黑土飞扬，弥漫树杪。心中就不由得纳闷，即问："黄壮士，此处叫作什么地方？"黄天霸闻言，催马来到轿前，哈着腰儿说："回大人，此处叫作商家林。"老爷说："到河间府，还有多少路程？"天霸回道："这就是河间府地面，离城不过大约三十里。"老爷说："此乃是直隶境界，又是进京大道，因何路静人稀，并无行人往来，荒凉至于如此？"天霸见问，复又躬身说："回大人，此处虽是大道，行人却不由此走，其中却有个缘故。小的曾听见先父说过，当初商家林、献县两搭界地方，有一盗寇，姓窦，叫窦耳墩，在此啸聚好汉，劫夺行人。虽曾调兵把他驱走，至今余党未尽。"闲话暂且不表。却说黄天霸随着大人的轿，且说且走，猛抬头一看，见前边过来了一丛人马，驮轿人夫，前护后拥，真是一窝蜂一样，瞧见钦差的人马，竞奔西北去了。

你说这一起坐驮轿的为何躲着钦差走呢？终是贼人胆怯。他们是一伙响马盗寇。为首的叫作一撮毛侯七，年纪四旬开外，生的身高六尺，背阔腰圆，一嘴的黄胡须，有飞檐走壁之能，手使两把压油锤，外带铁弩弓，箭三支，不亚穿杨之技，百发百中。其余盛大胯、郑剥皮、山东王、蝎虎子张大汉、崔三、飞毛腿邓六等，俱是胁从党羽；还带着熏香盒、软梯子，及众寇所用的一切器械等物件。驮轿内坐着一人，年方二十一岁，娃彦名八哥，外号叫赛饿鹰，面如敷粉，唇似涂朱，子都之姣，不能擅美于前，放当时为之语曰："莲花似六郎，粉团似八哥。"他穿着一身式样衣裳，扮作官府形象。这彦八哥又非头目，如何叫他坐轿？因为模样长的好看，假称：某处官府，从此经过，特来拜谒借宿。就有许多倚势的人家，觉着官府来拜，

岂不体面长人？又搭着彦八哥相貌不俗，一见必要入彀，因此就揖盗入门，到家吃喝个泰山不谢土。等夜间点着熏香把各屋人熏倒，即把各屋财物抬去，如盗入宝山一样，哪个肯空手而回？

可巧遇见一位倒运的官府，姓费名玉，是南省庐州府的同知，因丁母忧回家。此人在任作官廉洁，并不贪图民财。六亲皆无，就是夫妻二人，膝下一子，才交三岁。原系直隶保定府雄县人，故由此经过。正走之间，忽见前面众寇一拥扑来。一撮毛先高声喝道："何处来的官府？把你苦害良民的金银财宝，快给爷爷留下，放你过去。不然叫你人财两空，那时就悔之晚矣。"官府未及答言，但见驮轿后边跟着一个长随，姓鲁名叫醉猫，不达时务，想拿着官势压迫他们，遂催马前来，用鞭一指，大喝道："好一瞎眼囚囊的！还不闪开道路，让费老爷驮轿过去？"他还当是黎民呢，怕他威吓。这些强盗们哪怕他这些？盛大胯闻听，大怒骂道："这狗娘养的！不知好歹，合爷爷们发横，你是自来送死。"就着认扣搭弦，只听哧的一声，照着醉猫大腿射去。"哎哟！"一声，他咕咚栽于马下。山东王一见跳下马来，举刀起来就砍，骂声："好个花驴筋的，吃你老爷一刀。"咯吱一声，红光出现；这个鼠辈，把个醉猫儿结果了性命。那些人见风不顺，吓得撂下二府驮轿，一哄而散，驴夫、跟人都无影儿咧！把个官吓得浑身乱抖，强挣扎着说："好汉暂息雷霆，容下官一言告禀，请列位贵耳清听。下官虽在外作官，职原卑小，地方又遇荒凉，这几年官囊实在空乏。众位爷们放下官过去，合家感恩不尽，虽没齿不敢忘也。"众好汉一听微微冷笑，说："好个狗官，谁合你讲文呢？"内中又有一寇邓第六的说："那有这么大工夫和他斗嘴，要不显显咱们的灵验，他也不知咱们是那庙里的神道。"说着就蹿到跟前，举刀就砍。郑剥皮连忙用力把他的刀架住，高声叫道："六哥，你别伤他性命，哪里不是行好来呢？"山东王闻听大怒说："你是老虎戴念珠——假充什么善人？"赌气站在一旁也不言语。郑剥皮大叫道："要不亏我拦住，你早见了阎王老爷。再要不打正经主意，也就说不了咧。"费玉还是苦苦哀求。正说着话，郑剥皮一抬头，看见轿内妇人，怀抱一个公子，长的肥头大耳，目秀眉清，面白真似银盆，发黑浑如墨锭，真是令人可爱。细瞧脖项戴着赤金项

圈，心中一动，就用刀一指说："把这赤金项圈给了我们，别的东西也就不要咧！"费玉说："大王爷既爱，理当奉送，奈因此事，乃是小儿满月，亲友留下的；他有一女，也刚满月，情愿大了与小儿为妻，因亲家往广东去作官，恐日后年深不认，临别将一对项圈分开，以为后日押记。今日若被大王拿去，可怜他孤鸾独凤各东西，日后夫妻就不能团圆了。望大王爷开恩，成就这一段好姻缘吧！"郑剥皮大声喝道："好咧！你这狗官！真是善财难舍。"说着就将费玉拉出轿来，咕咚一声，往地下一捺；又往妇人怀中将孩子夺过来，用力在脖项上咯吱一声，将孩童杀死，脑袋捺在一旁，把项圈拾将起来，众盗寇一齐催马扬长而去，不表。

且说费玉躺在地上，爬不起来，待够多时，才挣扎着起来，瞧了瞧他儿子躺在轿下，只剩下腔子咧！脑袋在一旁捺着。他的妻马氏，吓了个魂不附体，迷迷糊糊如死人一般。费玉一见，哭得捶胸跺脚，死来活去。登时几个跟人，同几个驴夫，见盗寇去远，这才从树林内出来，会在一处。费玉一见，骂了几句，无奈只得将马氏救醒，又把公子死尸并首级，包在一处，搁在驮子上，然后自己上了驮轿。嘱咐驴夫趁天尚早，快些赶到河间府好鸣冤告状。这且不表费玉赶路。

却说施大人执事顶马，正往北走。忽然从北来了一群人马，高大人轿子堪堪临近，头里三对对子马。对子马刚过来，跟着就是两匹顶马，后面跟随人马无数。但见居中一人，坐在马上，不是王公宗亲，定是贝子贝勒。这马上的人，见施老爷这边下轿，他那边早也下马咧。便打发人前来，问是："施大人，仓厂总督奉旨钦差，由山东赈济回京。"一来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。听见是施大人，素日早知难缠，不由打个冷战。二来也合该犯事，冤家路窄。且说忠良见那人下马，心中未免疑惑，登时两下里走到一处，忠良口称："奴才施不全，早知主子驾到，应当回避。"说着话才要请安，那个人伸手拉住贤臣，口说："不敢不敢，大人太多礼了。"这几句话，越发漏了空咧。贤臣复又上下打量了打量，口里道："可啊可啊，好说好说。"彼此哈了腰，贤臣就不是象从前礼貌咧！但见那人口尊："施大人先请上轿，愚下何敢有僭？"老爷含糊答应说："有罪有罪。"哈了哈

腰先上轿咧。那人随后也上马。两下里跟人也俱都上马，彼此分手。

施大人上轿才要登程，忽见前面来了一人，飞马而跑，到了轿前，弃镫下马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"大人，冤枉！卑职费玉，系直隶雄县人，现任南省庐州府同知。因丁母忧回籍，路过前面密树林，对面遇着一乘驮轿，跟随人马，约有十数余口，讵知尽是大盗强人，截住卑职，硬要买路钱。卑职作官，原来寒贫，并无金银奉献。他却将小儿头颅砍断，摘下项圈，扬长而去。失盗是轻，人命唯重，可恨群盗并逸，偏成漏网之鱼；独怜小子何辜，竟作含冤之鬼。伏乞捕缉盗寇，得以伸冤雪恨，则卑职举家感恩不尽矣！为此即恳青天老大人，恩准施行。"钦差大人听见费玉一片言词，不由满面生嗔，暗说：大清国竟有这样不法之人，哪有坐着驮轿当响马之理？怪不得见本院，一个个贼眉鼠眼，瞧着就不象外官行景，敢则是一群强盗假扮官人！开言便问："费同知，你可曾记得面目？"费玉回言："卑职见了众寇，早吓软瘫咧！哪里还记得？内中一人，长的身躯高大，脸上有一痣子，痣子上有一撮黑毛，别的也不记得什么。"言罢叩头。忠良说，"事已如此，不必着急。你先起去，本院准你的状子就是咧！你且在河间府附近住下听候。"费同知听说，站在一旁伺候。忠良叫声："黄壮士。"天霸答应。贤臣说："你即刻回走，顺大路追赶那起盗寇来见本院。"天霸上马而去。

且说钦差大人坐着轿往前正走，忽然河间府通城的官员，带着兵丁衙役，俱投递手本，前来迎接。但见众官员紧走几步，迎面跪下，各报职名，口尊："迎接钦差大人。"大人在轿内一摆手，众官站起身来往回里紧走。大人轿子刚要走，又有闹哄哄的几个人，来到轿前跪倒了，口中乱喊："冤枉！"大人在轿内吩咐道："把喊冤的这些人，带到河间府听审。"衙役答应。不多时来到河间府，但见关外城里，士农工商，男女老少，俱是满斗焚香，跪接钦差，人烟腾沸，欢声载道。到了公馆门口，结彩悬花，鼓乐齐鸣，吹着将军令，迎接进去。大人下轿升堂。众官参见。大人吩咐道："把喊冤的人带上来。"衙役答应，霎时带到堂下，一齐跪倒。大人瞧了瞧，不是平民，俱是有体统的人。望着另队们说道："你等一个一个的各报姓名，

不准乱说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姓刘，名叫刘成贵，作当行生意，家住任邱县东北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姓赵，叫赵士英，家住新中驿，开粮食店为生。”又见一人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生员孙胜卿，祖居河间府首县。”又手指一人说：“他住河间府东南，姓杨，叫杨奎，是个举人。他父亲任江西教官。他系生员的表弟。”众人报罢姓名，贤臣先叫：“刘成贵，你是什么冤枉？先诉上来。”成贵说：“前日是小人母亲生日。小人从当铺回家，与母亲上寿；还有些亲友，正在家中吃饭。仆人拿进一个拜帖来，说外边有个坐驮轿的官府要求见。小人暗想：并无作官的亲友，既来拜望，只得到外边看看。出门一瞧，果然有个坐驮轿的官府，跟着十数个人，都有马匹。彼称是广东的知县，前去上任，只因天晚咧，要在小人家借宿一宵。小人想了想，家中有的是房屋；又是家母寿日，厨房并预备以酒席，都是现成的，为什么不作个脸儿呢？让进去款待了，岂不留下一个交情？哎哟！老爷！合该小人倒运，哪知是一伙杀人的强盗！吃喝了，让到书房去安歇。到了半夜，把小人合家用熏香熏倒，将各屋衣服首饰，打扫了个罄尽。这还是小事，可恨那杀人贼，先用刀把小人母亲杀死。见小人妹子生得美貌，他们就轮流奸淫了；妹子乃是有婆家的人，他公公现作守备，下月还要过门呢，这可怎样？”说着放声大哭，磕头碰地。贤臣说：“你可记得那些人模样呢？”刘成贵说：“曾记得内中一人，脸上有个痣子，痣子有一撮毛儿。”贤臣听罢，又把那三人的状子接上来，瞧了瞧，原来告的都是那伙人，俱是失盗之事。连费同知共是五家失盗，伤了三条人命，这内中唯有孙胜卿妻韩氏，年十九岁，被盗连被窝裹了去咧！贤臣看到此处，心中大怒，叫声：“尔等起去。此伙强人，本院路上见过，已差人追去了。尔等下去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五六回　二官府告假钦差　五大人住河间府

话说施大人到河间府公馆升堂，把道上喊冤四个人，带上堂来问了问，把状子接来看完，叫四个人下堂听候；等拿回了强盗来，好与他们洗冤完案。又吩咐众官员各回衙门。

退堂才要喝茶，听差的报道："外边有二位官府，有要事来求见大人。"大人吩咐："让他进来。"差人即到外边，知会二位一声说："大人让二位老爷进去。"差人领着二位官府进了公馆，走到大人面前，一齐跪倒。但见一个身穿宝蓝皮袄，红青皮褂，足下粉底缎靴，头戴貂帽红缨罩顶，面貌苍老，身躯瘦弱，很象个斯文样式。一个是穿着香色皮袄，青布外褂，薄底尖靴，也是貂鼠皮帽，生丝红缨，年纪不过三旬，虎背熊腰，面貌微黑，身躯肥胖。各递手本。忠贤看罢，一个是雄县知县蒋绍文，一个是新中驿守府卢珍。并有呈词，一齐递上。大人先看知县呈词，上写：

具禀卑职雄县知县蒋绍文，为上差勒索银两，恳恩详究，以肃官箴，而重国典事。窃有天子宗亲、奉旨钦差五大人，据称钦派查道，云：皇上明年某月某日，上五台进香，由敝县经过。教卑职速办道差，毋得故违。倘临期有误，先灭宗族，后平祖墓。已在卑职衙门整住三天，日夜骚扰。一事不周，便价折银两若干。卑职伏思：既是皇差，何以又要价折？叩乞青天老大人，恩准详究施行。

忠良看完，又看新中驿守府卢珍呈词，却与知县蒋绍文呈词言语，是同一事。忠良不由心中大怒，腹内暗说："我瞧这起人的行景，就不正气，果然不错，哪有皇上宗亲行此不法之事。再说皇上派人查道，各处早有文书。施某身虽在外，来往也有报马，施某没有不知道的。若说此事有假，又有兵部印文；若说是真，如此到处讹人，教人难解。大清国哪有这样大胆人？再说，还有那起绿林，天霸全拿住才好呢！只好等天霸回来，再作道理。"贤臣座上开言

说："蒋知县，卢守府，且请回去听候吧！"二人说："遵大人钧谕。"一起站起，出了公馆。

贤臣刚令二人回去，猛见天霸从外走上堂来。贤臣一见，心内欢喜说："黄壮士你回来了。"天霸答应说："小人回来了。"单腿往前一屈，才要打千请安。贤臣一摆手，好汉平身，走到公案左侧，打落着手儿，哈着腰儿，回话说："小人遵老爷命，赶了二十余里，并没看见强人踪迹，那贝子爷也不知去向。小人在路上打听，并没信息，是小人之罪。"

贤臣闻听天霸之言，想了想：天霸素常是个精细人，无有不舍命尽心的，今追这起贼人，竟赶不上，大概是去远了，也难隆他不尽心力，说："罢咧，贼一定是去远，赶不上了。壮士何罪之有？慢慢再设计擒拿便了。"老爷嘴里虽是这么说，不免心下为难。

正在忧疑之际，忽报河间府知府杜彬要求见大人。施公即传谕："让他进来。"知府进了公馆，参拜礼毕，平身站在一旁，哈着腰儿，口尊："大人，今又有奉旨钦差来到，说贝勒五大人特来查道，教卑职伺候公馆，快去迎接。"施公座上不由心中大悦，叫声："贵府，只管去迎接，让进贵衙，着他住在花厅。本院暂在贵衙二堂居住，以便察他动静。"贤臣吩咐罢，知府杜彬急忙出去迎接五大人。贤臣又叫："黄壮士，你出去见了知府，告诉他如此这般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"不知说些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五七回　设谋诓捉五林啊　派差遍访一撮毛

话说知府杜彬听黄天霸之言，依计而行，把一位查道的钦差，接进公馆来。一接进去，他又仍然打骂人，要东要西的混闹。知府并不提施大人一字；贤臣却不时的命天霸去查看他们的行景。此日天晚，贤臣就在二堂住下。知府竟伺候了一夜，不知不觉，就是三天。这位贝勒爷种种恶款，不记其数。知府杜彬实在忍耐不住，

来到二堂，见了施大人行礼毕，站在一旁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"大人，来的这位贝勒，仗着皇上宗亲，一事应酬不到，就要打骂。还叫卑职预备俊俏妓女，美貌顽童，又要银若干，孝敬五百两，还嫌少。诸般折磨，卑职实在不能堪。"贤臣闻听知府之言，气得双目圆睁，连说："岂有此理，这还有王法咧？"又叫黄天霸等："速速收拾，同我前去；但看他有破绽，立刻擒拿。"天霸等答应。贤臣又望着知府开言说："贤契，你先去见了这位贝勒五大人，就说本院才到贵郡，听说贝勒爷在此，立刻禀见。"

知府去了，施公当即出公馆，不多时，来到钦差五大人公馆。施安、黄天霸等下了马，扶持着施老爷下马，教差人传禀了一声，然后才带着众人进了公馆。贤臣爷一见五大人出来了，紧走了几步。这位宗亲也是紧走了几步。彼此拉了拉手儿，把身躬着，谦让多时，进了公馆。齐归座位。两旁衙役献茶。黄天霸等紧贴着施老爷一边站立。大人圆闪虎目，瞧看他的破绽，但见满桌残酒剩菜，哪知他把小旦妓女早藏在别处去了。忠贤开言，口尊："钦差五大人，不知哪位王爷殿下？现在贵府住在哪城？施某领教领教。"宗亲见问，便开言说："大人若问我的来历，大王爷殿下老贝子，乃是圣祖皇爷一派嫡亲，现今钦派总理带管茶房。大人，我到此，只为皇上五台进香，特来查道。是钦差奉旨来的，并非私自出京。"贤臣说："皇上外出，早已发抄，天下共闻。此事施某竟自不晓，大料着未必是真。你乃金枝玉叶，凤子龙孙，该自尊为贵，为国尽忠，严察不法官吏才是。你倒假传圣旨，讹官诈吏。尊驾也未必是宗亲。若是实言相告，施某念官官相会，倒要存私压下，免得声张。不然，我一定上本提参。"看官，施老爷方才说的这些话，本自厉害，句句全戳恶人的心病。这位假宗亲，觉着事到临头，说的软了，还透着假咧，不由的羞恼成怒，叫声："施不全，你且住口！你怎么用话吓起我来了啊？打谅吓吓别的官员呢，怕你是钦差，送你点子白东西，你就压下。今日你还敢打错珐码了。你宗亲爷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竟敢动本参奏？别说你宗亲爷无过犯，即使有了不是，何况是施大人你呀，就是那些蒙、旗、满、汉大人，王公侯伯，也不敢哼我一声。我倒是看施侯爷分上，赏你个脸，一口称你个施大人。你

是得一尺进一步。”登时把施大人气得面黄唇白，说：“好好好，罢咧罢咧！我施某的官也作烦了，少不得与你拚对拚对。”大声喝道：“尔等把大门二门闭上，不许放走一个！谁要徇私，立刻斩首。我看他这个贝勒有多大本事！”两边众役答应，登时将门紧闭，把守着不提。且说贤臣又吩咐众役说：“尔等还不与我下手捉拿，等到何时？”但见那个五大人，气得将身站起，口中大嚷说：“好个施不全，反咧反咧！你还说别人不遵王法，你竟是头一个不遵王法的野人。我乃是皇上宗亲，你是一个臣宰，竟敢叫人拿我。我瞧你怎么一个拿法！”说罢站在当地，连气带骂说：“我看哪个敢来动手！”

两边站班的马步三班，听说钦差大人吩咐拿人，才要下手；瞧见这个光景，竟不敢动手。又听那里话头厉害，个个退步缩头。施老爷一见，虎目圆睁，大叫：“尔等好一起不遵王法的奴才！哪一个要再退后，立追狗命。尔等快下手拿他！”一齐上去七八个人，往前走到跟前，只见那人把胳膊一伸，往后一拨拉，只听咕咚咕咚的尽都栽倒。又有几个掌响马的番子头目，瞧着心中不服，耀武扬威的上来，才走了两三步，被那人胳膊一甩，就是一溜躺下了。又有一个人绕到身后，指望拿他，被那人一个反嘴巴，只听吧一声，“哎哟！”咕噜，打出四五步去，趴在地上。此时黄天霸、关小西等在一边，把拳头攥的咯吱吱连声的响，单等贤臣吩咐一句，总不见老爷言语。小西、天霸二人忍耐不住，上前打了个千儿说：“回大人，若依小人们看来，此处衙役，未必拿得住那人。讨大人示下，不如小的们动手！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很好很好，千万别伤人命。”二位好汉答应一声，一个箭步蹿将上去。怎知那人早已预备，会家遇见会家了。这边是蹿跃蹦跳，武艺高强；那边是闪辗腾挪，架避精通。半天不见输赢。恶人那边手下恶奴，气冲冲也要动手。但听大汉高声喊叫：“你们不必前来帮助，大料着你赵老叔，一个人也不至遭人毒手。”这一句就漏了空了。贤臣在一旁听得明白，暗说：“赵老叔三字，宗亲哪有这称呼？一定是假。”按下贤臣已参破其意不表。

且说小西、天霸二人拿不住大汉，心内着急。天霸生了一主意，绕到大汉身后。大汉只顾招架小西，冷不防备，天霸在背后对着腿凹儿跺了一脚，只听咕咚响了一声，他倒在地下，大叫：“施不

全，了不得！”那边座上恶人见大汉栽倒，连忙站起说：“罢咧罢咧！施不全这件功劳，让你拿吧。”说罢，又望着大汉哇啦的翻了几句满洲话。哪知施老爷满汉皆通，一听此言说：“你二人才说的话，是不教他招认。我岂肯和你们甘休？”恶人一听说：“罢咧罢咧！既是你懂满洲话，难以瞒你，爽利告诉你罢：我叫五林啊，那位叫赵黑虎，既被你施不全识破二位老爷的行藏，咱们就是冤家对头，少不得你二位老爷要领领你的刑法咧。你若不服了你二位老爷的本事，施不全你也不甘心。”施老爷听了恶人之言，气得面黄失色，叫声：“天霸、小西把这个照样拉下来。”二位好汉答应，才要动手，但见五林啊冷笑了一声说：“姓施的，你也太瞧不起人！五老爷既然口称要领领刑，还要人拉么？要不愿受你刑法想走，大料着你这起小辈，也拦不住五老爷的大驾。”说着自己下去躺在地上。那边赵黑虎叫声：“五哥，那有这么大工夫和他唠叨？要不教姓施的孝敬咱哥们心满意足，也显不出咱们的能为来。”施老爷一听，心中大怒，眼望着知府说：“贤契快请刑具来伺候。”知府吩咐三班：将全副刑具立刻运到。老爷座上开言道：“他两个乃是旗下，按例应该先动皮鞭。尔等撩着衣服，剥了他的下身，教施安按翻译“厄木拙”等语数着数。”天霸、小西轮流着打。”登时打完了五林啊一百鞭子，又把赵黑虎照样打完。要平常人，哪里禁得住二位好汉这顿鞭子？两个恶人挨着一百皮鞭，不但不输口，反倒哈哈大笑说：“我们这几日觉着皮肉发紧，受这点刑法，倒觉着松快咧！”老爷见恶人不输口，又叫青衣用对棍，每人重打了三十。贤臣说：“尔等共有多少人？作的什么事？有话只管实说，本院全归罪他两个，与你们无干。”众人听罢，一齐磕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他二人全是王爷门上先当押拉，现今革退差使。五林啊的老娘，是府内嬷嬷妈妈，很得时务的。因此他在外招事惹非。官司打过几次，就提督衙门营城司坊都有人情，越闹越胆大，故此又装宗亲，假扮钦差，叫我们扮作奴仆，一路上讹过州城府县，当铺盐店，不计其数。这是以往实话，望大人恕罪。”贤臣微微冷笑，望着恶人说：“你们听见了没有？你们两人还是不承认么？”恶棍听见，反指着说：“他们是怕打，满嘴胡说。难道他们招的口供，就算我们招的口供么？姓施的，你今儿非叫短了太爷，不算

你有能为。”贤臣暗想：使尽各种刑法，都不招认，不如改日设法再问。遂吩咐把十四个人一同收监。众役答应，收监不表。

且说贤臣望着知府开言道：“把贵衙门捕快叫上来。”即叫喊堂的传捕快。不多时捕快上堂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姜成、杨志伺候。”贤臣标了一支签念道：“上写五日限期，锁拿一撮毛到案，火速无违！承差捕快姜成、杨志，限你们五日，把一撮毛拿来听审，违限重处。”二人听罢，吓了个倒抽冷气，暗说：我的老爷，这个差使要命。爬起来拾签，迈步下了大堂，一个个哭丧着脸，噘着嘴，往外正走。门上的众伴儿迎上来，一齐问道，“怎么个话儿？你们老哥俩恭喜！如何施大人单叫上去？必有美差使给。你们发了财，可别忘了我们哪！”正说着，有名公差姓尼，外号叫泥球，夙日常与姜成、杨志戏谑，见他两个愁眉不展的，他就在旁边打着哈哈说，“姜第二的，杨第八的，你只当咱们本府老爷呢？出一张票，叫你传人去，上面写明那人家住处某村庄某姓名。今日遇见这位施老爷了，叫你们拿什么一撮毛，就把你们毛住，便吃不躺咧！罢呈，你们到底不济哪！枉闻了鼻烟儿；白走了月饼会了！还不及我老尼打个喷嚏的工夫就得了使差咧。”姜成、杨志说：“你也算了人咧，问问你敢合我们一般一配么？你小子是老土着了水，和了和，变成泥里的球儿，真是忘八蛋。你再娶个女人不用说咧，也作出些个小泥蛋来。”众人一齐大笑，笑得个泥球脸上有些下不来，说声：“你二人不用吹咧，这位新来的钦差施老爷子，比不得咱们官府。你们俩要提这一撮毛，恐拿不了来。哥哥儿是鸭子吃了鱼，眼睛朝上。”旁边人见他两下里话紧，怕玩笑恼了，一齐上前解开。姜成、杨志这才迈步出衙。二人无精打采的，到了家中，见天色已晚，在家住了一夜。到次日早晨，二人商量出城，到镇店村庄，私查密访。正在踌躇之际，后边有人赶来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